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六

明 黃訓 編

保治 弘治上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升

臣切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  
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  
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焉洪

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奸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污吏肆無忌憚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奸邪敗露羣小屏逐風聲頗振百司知警

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猥以庸材荷蒙聖恩擢  
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已無由仰荅知遇  
之隆近言納忠庶幾少效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  
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  
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旨  
一選賢能以任風憲切惟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任風  
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  
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

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  
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  
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并行入  
內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任皆得授任所  
以未盡得人如蒙乞勅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  
并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  
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  
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

員缺吏部據此并於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  
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  
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  
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為之振肅  
矣

一禁擁拾以戒贓官自古嚴贓吏之法所以為安養斯  
民之計也蓋贓吏之害民猶稂莠之害嘉穀稂莠不  
除則嘉穀無以遂其生贓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

所我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重輕俱罷職後不叙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官拏問貪贓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撻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為民充軍者往往讎怨原問官員撻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

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被與先問囚犯一  
同對理縱辨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  
損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以此風憲官員互相效  
尤各保職任坐視贓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  
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如蒙乞勅法司今  
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  
白追有贓私律該為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  
詞據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偁行巡撫等官



先行提弔一千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摭拾  
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為民者發口外為民  
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冤枉及違法情罪明白叅奏  
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被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  
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叅送問罪不許輒便  
將御史等官一概奏提及就被與原問囚犯一同取  
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  
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

一擇人才以典刑獄切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  
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  
人則刑罰適中而下無寃民不得其人則刑罰濫及  
而上干和氣故雖臯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  
侯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  
慎擇其人而任之哉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  
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  
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

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概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按并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為誤事如蒙乞勅吏部今後各處

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官有缺俱於法  
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  
宜似前一概濫除仍乞勅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為  
心以人命為重務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  
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有誤問  
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

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  
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

法而小民之獲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處分巡分管官常出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隳而奸弊滋甚矣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如蒙乞勅各處撫按等官今後布按二

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  
九月即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  
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  
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  
過贓污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  
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并一應合  
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按回日仍具略節總  
類開奏乞勅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

若推奸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  
按御史指實叅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  
撫按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瘵曠而奸弊為  
少革矣

一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  
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  
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  
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

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為名肆意科歛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瘵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皇上降勅切責各邊鎮守總兵并各



處都布按三司各巡撫官員務要下思享祿位之榮  
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為鎮守總  
兵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  
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巡撫三司者務使朝廷  
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污之斂迹倉廩充實軍民安妥  
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非許巡按御史從公  
糾舉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  
益修矣

一逐術士以防扇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  
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  
高皇帝於大明律及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  
所以監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  
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  
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咒水或燒煉丹藥或  
假稱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  
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

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思之輩夤緣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如蒙乞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於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

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  
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為民仍乞勅守  
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  
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人役擅入皇城者就便  
捉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  
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

一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  
下相維以臻治理即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

牧阜成兆民之意也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為尤重蓋守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以守令為重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學士李賢奏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近考選銓除臣曾陝西巡撫之時亦曾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

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選考試之時無  
堪任守令之人以此正官既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  
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於附  
選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  
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實惜之如蒙乞勅吏部查  
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  
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  
於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

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煩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預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

一嚴考覈以示勸懲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誥勅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者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



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  
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儆戒百司如蒙乞勅六部  
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  
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員敢有似前  
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績  
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  
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  
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做戒矣

一禁公罰以勵士風切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獎或上司禮待稱為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公用為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曾降戒諭

之勅比之穿窬之盜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為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亦有及供送柴薪皂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指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如蒙乞勅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拿問如律其三司官尤湏律已

正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  
勅南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之風  
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儆而士風為不  
偷矣

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  
持省財節用恒以國用之不足為憂洪惟我朝列聖  
相承或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綵段  
所以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用

事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為之空虚天下為之困憊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况天下府州縣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有二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興言至此深可寒心如蒙乞勅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勾

用如果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開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舛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儲積可廣而國用為之少足矣

一恤降人以防後患切惟思患預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

清澗縣及保定等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  
插降人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氓終  
係遠人即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為官止憑俸祿而  
俸祿為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為不增況其  
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度或  
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為  
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  
之可憂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如

蒙乞勅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其官折色俸糧  
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降人如果田土不足  
者或將空間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  
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  
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該  
管官員如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  
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  
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



一清僧道以杜游食切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急者僧道是也蓋所緩者僧道也所係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為緩而不嚴加清查則游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朝廷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

二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二百六十餘萬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蚕賦役不加則食之衆而為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削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修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敗化滅倫蠹財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於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將嚴禁則將來游食者何有紀極如蒙

乞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  
各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  
闕有度牒難已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  
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  
闕給度牒敢有故違再言度僧者許科道官糾勘拿  
問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  
新修私創寺觀即便拆毀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但  
有原無度牒行者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

觀及容隱未度行者道童叔為徒弟者各問發口外  
為民寺觀住持還俗為民僧道官罷軟不舉者罪同  
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  
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  
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  
食不致費矣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切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  
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汎掃前元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畧威振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為菲薄每牒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撓水而淡薄無味所以遠人到席無

可食用全不舉筋在禮部光祿寺官以為廉遠堂高  
直置不為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臣昔  
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遠人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  
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遠人禮部該司官  
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  
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國  
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如蒙乞勅禮  
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

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撓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遠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叅奏拿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財用以甦民困切惟為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

於節用苟不節用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仰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此即大禹克勤克儉文王視民如傷之盛心也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敵內營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相進貢料取百端



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稅糧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蘊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如蒙乞勅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擡柴夫

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白  
逐一上陳御覽斷自宸衷量加減省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惠就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望  
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  
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  
民因為少蘓矣

一足兵戎以禦外侮切惟為國之道足兵為先兵有不  
足外侮何禦書曰張皇六師兵法曰忘戰必危是知

自古莫不以兵戎為重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籍冊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見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饋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

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復見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為不足遇警將何調用况今北寇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哨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如蒙乞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

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  
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  
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  
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  
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收備照務要磨勘明白除  
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  
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  
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

營官軍候營造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乞勅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後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後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著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

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為有備矣弘治元年 月 日

題奉欽依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欽此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疏儲儲巖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為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

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聽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為皇上惜也且泮等建



言亦其職業但今次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詞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

於殿陛之前於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  
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殉義者少趨利避害者  
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  
復為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推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  
自泮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  
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宜宜清明之朝皇上臨御之  
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  
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

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更肯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今賜德參帛二十段故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

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實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欽  
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  
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  
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  
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  
可深罪乎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  
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  
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

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竒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竒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竒就前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毋以謙為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繆綫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

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  
歌詠聖德懽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  
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  
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  
一轉移之間爾臣等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  
盡惓惓之愚忠惟皇上赦臣等之罪而採納焉

名臣經濟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勛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葵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七

明黃訓編

保治

弘治中

災異陳言疏

倪岳

先往禮部咨開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日題內開貴州  
安南等處失火燒燬軍民房屋共一千八百餘家延燔  
城樓公廨等屋共六十餘間燒死官軍舍餘人等計一

百餘名直隸壽州并河南府等處風雨水雹傾倒房屋  
舖舍共三百餘間滄倒軍人屋宇三十餘家及塚口二  
處計三百餘丈鄉村麥苗孳畜江上大小船隻多為毀  
壞或地震不次而廬舍為之搖動或天鼓連響而人心  
為之危懼而蘇杭等處潮河池泖諸水寂無風潮而翻  
騰沸湧甚者雍府新創迅雷震之清寧宮為太皇太后  
祇受天福之所為陛下隆極孝養之地乃今燒燬殆盡  
尤為切近之災要行兩京文武羣臣洗心滌慮思過省

愆務盡交修之誠以罄應天之實等因奉聖旨是欽此  
續准禮部咨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欽奉勅諭文  
武羣臣朕惟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甚可畏也邇者上天戒示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  
月十五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  
有愆違上干和氣循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  
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爾文武羣臣有官守言  
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汙殫心效

力毋得因循怠玩若罔聞知凡百司政弊奸貪顯跡及  
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  
治答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  
諭欽此膳黃賚捧前來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接至南  
京禮部通行各衙門欽遵外臣等聞命戰兢罔知攸措  
仰惟聖明臨御兢業萬幾日御經筵精求理道誠宜和  
氣丕應嘉瑞畢臻夫何比年以來災異頻繁聞見驚駭  
及茲清寧之災尤為非常之變自遠聞之已倍驚皇况

惟聖心誠孝方隆奉養之禮當此變生倉卒寧免震驚  
之虞此臣等悚懼之心夙夜為之靡寧復念臣等各以  
菲才謬當重任不能勉修職業以仰答恩休徒爾坐糜  
廩祿以召致罪戾上千天意職此之由汗靦倍增伏俟  
罷黜過承恩詔但令修省除已望闕謝恩省躬思答痛  
加湔滌外竊惟聖諭所云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應之  
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於此誠足以仰窺聖明深達天  
人之理克究災異之端者矣然猶屈已求言使得指陳

利病此蓋古帝王不自滿假詢于芻蕘之盛心也夫欲  
思以回天意必當有以順民心欲有以順民心必當有  
以寬民力是以營繕頻興民力所由以困征斂橫出民  
力所由以竭賞罰冗濫則無功者錄民何視以勸用舍  
顛倒則不肖者進民何藉以安蓋民心嗟怨之日深則  
天意譴告之必至以此歷推致災之由庶可少盡弭災  
之實臣等各據膚誦之見少效涓埃之益凡二十八事  
畫一上聞此皆職守所司耳目所及伏惟聖明俯垂矜

納其於聖政或有少補犬馬惓惓之私不勝至願緣係  
災異陳言事理開坐會本專差辦事官羅憲賚捧謹題  
請旨

一推行聖學近者伏聞聖上勤御經筵日講不輟講明  
聖賢之格言圖惟治平之要道緝熙之功啟沃之益  
於是為大三代之治端在今日宗社之幸生民之幸  
也臣等竊惟朝廷日講之制必以宋儒真德秀所著  
大學衍義次第進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讀其

書而不求其意亦無益也考之衍義所載首言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為先其於辨人材之論尤惓惓焉蓋任賢圖治乃人君之職故所任之得失賢否則天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故也伏望聖明因夫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之事獨運於聖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於凡内外文武之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謹可托特立而不為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為治理之助者俯推委任之



誠而不輕為搖奪曲施保全之恩而不易為間阻其  
有立心私邪制行奸詭執左道以變亂倡異端以熒  
惑以土木營繕為奉承以禱祠祈禳為忠愛費財而  
不顧勞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默以苟容而不知竊  
位之恥奔競冒昧以希進而不知枉已之辱若是者  
皆足以僨事而害政違天而虐民所宜逆遂而不留  
拒絕而遠去庶朝廷為之永清天意為之昭格災害  
可弭政務可修而太平之治必在此矣

一豫節親藩竊惟自古藩國之設主於屏翰天朝強本固宗之道也太祖高皇帝福德高厚本支衆多當時慈愛均一是以恩禮交隆列聖繼統天潢繁衍封建之盛殆遍天下但比年以來衡州建昌等處疊遭雷震變異非常此必藩國營繕太盛天戒昭然示警以至於今災生壺掖事理相關誠非偶然夫天下之人民皆朝廷之赤子也親王之國車船人夫之費分所當得未敢盡言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朝廷親親

之意一離通州便作威福剋害夫役凌虐有司經過  
地方勢同劫奪甚者方面官員痛遭斥辱不豫有以  
節制之則徃過來續積弊益甚民將不堪將來必大  
有仰屋聖慮者矣天下之田土皆朝廷之租稅也親  
王治國宮室祿米之設已有定制經費有餘奈何承  
奉等官不知仰體朝廷親親之意一至本國遂起貪  
心占民房屋奪民田土輒奏朝廷誤蒙准賜甚者侵  
越市鎮強取稅錢不豫有以節制之則田土有限藩

府日增國賦日削將來必大有仰厯聖慮者矣夫言之於無事之日不足信言之於有事之後不及行是故進言之道自古難之伏願皇上明勅承奉等官務要輔王以正仍逐一開示條件嚴加禁防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討如有違越者悉如近該欽奉聖旨事意許巡撫巡按官員指陳實跡叅提首事之人明正其罪更置官屬庶幾宗固本強民安物妥而天意可回矣

一懲究欺弊臣等竊惟人臣事君以不欺為本况履霜  
堅冰其來有漸為臣之職誠不可忽其漸而涉於欺  
也且明者見於亂之未形智者察於幾之未動豈可  
於所已形已動之事而圖為掩匿營護以苟目前之  
安乎比年以來相習成風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清  
勻江西之南贛以至東西二廣之域西北三邊之地  
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為剋復之計盜竊者不聞  
勦捕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為賊假敗績以為功捷奏

率為虛聲掩護遂為良莠任其事者展轉退託以俟  
遷官為其民者流離虐害無所控訴夫隄防以障水  
小有罅隙亟宜築塞及其橫潰為力難矣唐宋之季  
率因奸欺之臣迷誤國事馴致禍亂不可不慮也今  
大江南北歲豐而盜作糶賤而民貧武備空虛災異  
稠疊有識於此不無寒心伏望皇上彰離照之明奮  
乾剛之斷勅該部查勘前項各處如是地方未靖而  
言已遂平定邊境未服而言已聽撫安盜賊隱而不

聞匿而不捕聲息蔽而不舉言而不實虛呈功捷冒請陞賞者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庶幾將來人所警早為徙薪之謀不貽噬臍之悔矣

一甦息貧窮臣竊惟事有因革理貴變通庶弊蠹可以祛除而貧窮有所甦息也照得南京官軍騎操馬疋常年倒死數多俱照在京事例出辦椿錢并朋合錢預備買補倒死馬疋隊伍固所宜然不曾倒死馬疋何為一槩出辦後該兵部議處諒將收到草場地畝

銀兩每足補助三兩但買補之際多被勢要之人故將老病馬足加意喂養乘機貨賣以致舊者買補不前新者倒死相繼負累管操官員住支俸給養贍猶且不週戰守何由可望及照南京各衙快船先年不曾定為則例均勻派撥有一衛五七隻十數隻者多至三四十隻者甚者全無一隻以致船隻多寡不一所以衛分勞逸不均及其蔽壞打造之際初年物料俱係工部出辦近年奏定官出六分自備四分官出



者不以時給打造不前自備者負累軍餘出辦貧苦  
百端交收在官又被衛所官員侵欺花費及用造船  
毫釐無措以致船隻無由完備軍餘辦價不已似此  
事理之弊蠹不為變通則官軍之貧窮何由甦息伏  
望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憫官軍貧窮之苦特勅該  
部不為常例通行南京兵部各委公正廉能官一員  
查勘各營倒死馬疋自弘治十一年以前應該買補  
共若干疋各營收貯出辦樁錢共若干兩每疋該銀

十兩止該買補若干足其無價買補者尚有若干足就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等項地畝銀兩照數支給通將二項銀兩轉解兵部發付太僕寺收貯於南京太僕寺俵過該送太僕寺備用馬足照數關領官軍騎操仍行管操官員不時點閘務要用心餽養不致瘦損以後遇有倒死椿錢朋合錢積至五兩兵部草場銀補助五兩悉照前例解納充領馬足騎操庶得軍免買補之苦民免解送之勞實為兩便其管操官

員該住俸糧之日乞照屯田事例止住一半但少存  
其養廉之具庶可責其敵愾之心及查勘各衛打造  
修理未完快船共若干隻見領料辦價打造者若干  
隻已領杉篙等料花費無存者若干隻人船俱無下  
落者若干隻每船通計該用銀若干兩各以料價二  
項分數多寡計筭見有而不足者應該補足花費而  
無存者應該全給通將侵欺官員查出挈送法司照  
例從重問罪監追前價其不足之數亦將兵部每年

原收馬草場等項地畝銀兩照數那借支給應用并  
行南京工部即將該給物料作急支給除人船俱無  
下落者開豁不行打造外其餘船隻督併打造完備  
通將各衛原造文冊查勘各衛軍餘數目船隻多寡  
除十隻以下及人船相應者不動外其二十隻以下  
減去二分二十隻以上者減去三分均派無船及人  
多船少衛分撐駕仍行管船官員不時點開務要用  
心愛護依時修艦以後仍照例十五年以外不堪撐

駕者官給全料十年以裏損壞者責與本船夫甲備料修理如此庶貧窮可以甦息差役亦得均停人心悅而天意可回矣

一修復常平臣竊惟農無常稔之年國有備荒之政求之古人之所已行蓋惟常平獨為盡善是以成化初年南京守備官員因見歲凶民饑莫能拯救乃倣古常平之意奏將沒官房屋改為倉廩名曰常平銓官置吏以司出納每歲將蘇松等運到糧米免其上倉

將各衛官軍三箇月俸糧臨船充支省出加耗腳價  
每歲約有十萬餘石運赴常平倉交納遇歲凶米貴  
減價糶賣銀錢收貯官庫歲豐米賤增價糶買糧米  
收貯本倉良法美意與古實同後因本倉積米數多  
南京戶部奏將作正支放常平之法遂廢倉廩雖存  
傾圮過半當時費用財力即今棄之可惜况京師之  
大略無備荒之儲豈宜然哉且往年米價湧貴至八  
九錢一石民皆缺食盜竊紛起若使官倉有米能糶

數十萬於市則米不湧貴民饑可療矣如今年米價極賤至二三錢一石民賣輕賈虧損至極若使官庫有銀能糴數十萬於倉則米不狼籍農力可蘇矣奈何坐視米價貴賤之機莫救農末交病之苦豈宜然也如蒙乞勅該部查照先年奏設常平事例再為斟酌倉廩損壞諒行修理仍自弘治十二年為始浙江等布政司蘇松等府該運南京糧米照例三箇月臨船免支將所省耗米腳價或一年者或二年者運赴

本倉上納以為常平之本行令該管官員隨時米價  
貴賤依擬糶糴若本倉糧米積至四五十萬石恐至  
陳浥不堪方准作正支放就將本年臨船兌支所省  
糧米照依前數運納以為常平之本務使新舊相更  
貴賤相濟倉有餘糧歲荒無缺食之憂市有平價年  
豐無傷農之慮實為便益

一類解文冊臣竊惟政以靜為善令以簡為良則下人  
易於遵行臨事免於廢擾也照得南京各衛所軍伍



俱自永樂年間分調所存者十無三四人少多差乃  
倍於舊且如一年之間該造文冊無慮二十餘起攢  
寫之勞裒歛之費所不可言近雖稍減而勞人費事  
尚有存者如每歲春季各衛將舊年已支錢糧數目  
攢造文冊名為歲用及至冬季又將次年該支錢糧  
數目攢造文冊名為歲支俱要送官赴京送繳戶部  
南京共該五十餘衛每衛一年差官二次約計一百  
餘員造冊之際費擾可知至於往迴路給皆從槩衛

貼辦侵漁科歛日益歲增衛所憊困何由甦息况所  
支用錢糧俱係南京戶部管辦造冊查對理亦宜然  
繳送戶部無大關係如蒙乞勅該部將前項文冊行  
令各衛依時攢造每年二次通送南京戶部查對明  
白待有本部公差官員通賚類繳戶部庶官員免跋  
涉之勞衛所省科歛之弊亦省事便人之一端也

一併省重複臣竊惟恤民莫大於惜財惜財莫先於省  
事蓋事多則費廣財費則民窮乃理之必然者也照

得南京內府各庫先因管庫官員作弊偷盜官物年  
久一旦以火遮飾不惟罪得苟免又且勞費蓋造今  
復奏行工部每年春秋二季用工修理任從該庫破  
調損壞滲漏去處動用物料人匠其費不貲仰惟朝  
廷於凡宮殿宗廟社稷等處事體最為重大俱無一  
年二季修理之例何獨南京各庫重複勞費無有窮  
已再照成化年間欽差內官二員前來南京督理織  
造開局置機勞民動衆拘役之艱難供億之騷擾月

益日增民不堪命弘治初年已蒙聖明特詔停止內  
官取回中外臣民不勝慶幸近年又復差遣內官二  
員前來仍前織造緣所織造紵絲紗羅果係上供九  
重內奉三宮之用雖官司竭營辦之勤百姓極科裒  
之重分所宜然不敢辭免但所織造不過用充內外  
官員不時賞賜而已其各布政司南直隸各府歲造  
織內酌量改造進用亦無不可臣等已於弘治十年  
四月內因遇災異陳言會議奏請乞暫取回未蒙俞

允忽於今年十月又復蒙差南京內官監太監鄭山亦於前項織造去處管理織造緣係挨輪年分接續幹辦所理既無別事委任何必人多况逐日供給之費各項役使之人徒增一倍民實不堪似此事關一體差至三人重複勞費無有窮已如蒙伏望聖明俯恤民隱大惜財用事干重複少賜併省特勅該部通行南京工部將內府各庫一年二季修理事理暫且停止果有滲漏損壞之日聽令照例具奏計勘明白

方許興工其新添織造內官乞賜革罷所織段疋等項併於先差內官管理如此庶事稍省而民心可安民少安則天意可回矣

一減省供應照得南京光祿寺遞年醃臘活鹿一百五十一隻天鵝四百六十三隻俱係直隸安慶等府湖廣等布政司地方採捕解納有起自三四千里路來者有起自一二千里路來者俱候小雪節解到係是山澤之性沿途餒養艱難多致瘦損到此之日依期

宰醃用鹽太少天熱生蟲用鹽太多苦鹹無味又要  
打造木櫃裝盛起撥馬快船隻遞送及至到京不堪  
供應及本寺做造菜臺俱於每年二月分起手採取  
曬晾做造每三日一換廚子餘丁一百名動經四五  
十日方纔完備起撥馬快船隻差撥經手官廚解送  
在途遷延日久停放過時多有變味不堪供應竊照  
活鹿天鵝菜臺北方所產處處有之非比別項時鮮  
北方所無者依時上進豈敢缺悞况做造不法進用

過時以致味變不堪供應而小民之採納艱難道路之應付騷擾有費無益莫此為甚如蒙乞勅該部議擬合無每鹿一隻徵價二兩天鵝一隻徵價伍錢行令各司府照數煎銷成錠差人解部轉發光祿寺收貯凡遇缺用天鵝活鹿照依時價收買供應其做造菜臺暫且停止實為便益

一署掌印信臣竊惟體統正則下有法守委任定則事易遵行照得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



官近年雖設正佐二員偶遇事故或有正佐官兩缺之時堂上印信不免暫委本部郎中等官署掌緣委官與各屬官分係同僚不相統攝凡諸行事誰肯聽從體統不正事難辦理又况各官賢否不一錢糧刑名等件出入議擬之間乘此間隙而輕重其心高下其手者未敢保其必無廢務妨公大率由此欲照在京事例奏請差官署掌又往來動經數月愈至悞事合無今後遇有前項衙門缺官掌印之時行移南京

吏部如吏戶禮兵工各部通政司有缺就於各衙門  
堂上官內輪流署掌三法司有缺就將三法司堂上  
官內輪流署掌如此則體統不紊上下相安公道行  
而衆務舉矣

一稽核名實臣竊惟天下之人才其養也皆以學校其  
進也皆以科貢入官之後考績幽明之說雖同循名  
稽實之法獨異今州縣之官發身進士者或三年四  
年有旌擢內遷之典而非出進士者則寥寥無聞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之降才未必爾殊其間豈無  
立志操心奉公守法思欲與科第齊者惟是激勸之  
典既無及已而考績之法又復頻仍不免於計日謀  
身雖妨政害民亦不暇恤其出進士者固多顧惜名  
器然其間亦豈無肆志妄為者惟是已之地位既殊  
人之相待又異雖有瘵官曠職妨政害民者人亦防  
其後達曲賜優容夫作人之道全在鼓舞變化而考  
績之說同一黜陟幽明今鼓舞之法既獨行於進士

一科而考績之法又獨嚴於發身舉人科貢者遂使有志者變為無志欲效者不獲自效徇名失實莫此為甚如蒙乞勅該部今後州縣親民之官不必專論其出身惟當稽核其名實其奉公守法者雖非科目亦加旌擢肆志妄為者雖出科目亦不苟容公其一視之仁使人皆知自奮時其考察之令使人皆得自效凡巡撫巡按監臨等官具揭帖報賢否者不得以奉承之能否而輕為高下操予奪黜陟之柄不得徇

一言之先入而遂廢咨詢如欲薦一人必使如虞廷所謂載采采退一人必使如明詔所謂有指陳務俾賢者得久任以自效不賢者不徼幸以苟容將見公道大昭名實不紊而人皆蒙其惠矣

一均平銓選臣竊惟自古建官惟能立賢無方初無內外遠近親疎之別果賢能邪雖外而疎遠在所必取果不肖邪雖內而親近在所必棄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著為定制自後肇建北京改為南

京然而諸司之建置不移各官之職任如故誠立萬年不拔之良法也奈何近年以來兩京官職出身既同除授不異及其轉遷之際乃相懸絕且如在京科道部屬官員在外則陞僉事叅議知府副使叅政在內陞太僕大理寺少卿寺丞通政司叅議今南京科道部屬官員止陞僉事知府亦且淹至七八年之久而後得間有一二陞為光祿少卿通政叅議按察司副使者其他職事稍尊絕無可望以致各官退有後

言以為兩京官員均為京職均效勞動若使其不肖者降黜不異則賢能者遷陞宜同今乃秦越異視爾我隔藩况南京祖宗根本重地又非其他疎遠之比借曰兩京官員多寡之異大率不出三分之一彼處其二此獨不得與其一乎如蒙乞勅該部今後南京官員少均遷叙其間果係賢能之人不惜處以稍尊之職庶人心無不平之嘆而銓選得均平之理矣

一照例附選臣竊惟銓選固貴均平淹滯尤當疏導則

人無南北缺望之心事得彼此歸一之善也照得兩京國子監監生俱蒙朝廷作養其分撥各衙門歷事歲月皆同而附選之先後獨異查得在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箇月考勤之後即得奏行吏部附名選簿附選之後仍令歷事一年聽候挨次取用今南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直至歷滿方得附選中間或遇丁憂事故等項回還原籍服滿方來補歷淹滯歲月駸循衰老其為抑鬱不言可知夫以三月



同一考勤而附選之期南之視北乃差至一年之久  
雖稱南北人數多寡不同亦不宜懸絕至是合無令  
後南監監生歷事考勤之後一照在京事例聽從南  
京吏部先將名籍奏行吏部附選照舊例歷滿一年  
聽候挨次取用庶事體得以歸一而人才可免淹滯  
矣

一洧滌過名臣竊惟天地生成之德不以遠近而殊則  
朝廷造就之恩亦不以遠近而異况南北皆謂之京

師大小均謂之京職而祖宗根本之地尤所當厚者  
乎伏覩每歲十二月內節該欽奉勅諭禮部三法司  
茲者春陽肇序萬物咸亨在京文武羣臣除贓罪外  
有犯公私過名記錄在官者悉與湔除俾圖自新欽  
此欽遵外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蒙恩詔咸得自  
新去瑕滌穢不致廢棄孰不感激奮發爭圖報效惟  
獨南京各衙門大小官員授職皆同矚務無異或有  
纖介之過不蒙湔滌之恩其間一考稱職官員無由

請封六年署職官員無由授實九年道考遂礙敘遷  
仕途有此耽悞中心未免拂鬱近該禮部題十月二  
十五日欽奉勅諭文武羣臣欽此欽遵騰黃賚送在  
京文武衙門欽遵外今照南京係祖宗根本重地其  
文武衙門與在京事例相同合無騰黃轉行兵部差  
官馳驛賚捧前去各該衙門一體欽遵知會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伏惟日月之明容光必照雨露之施無  
遠弗及綸紼之恩豈有間於遠近者伏望聖明體孔

子赦小過之言念武王不忘遠之意特勅禮部如遇  
年終降勅湔除罪名之日乞令照依前例騰黃差人  
賫捧前來南京各衙門有過官員一體湔除俾圖自  
新庶得恩典均沾人心感發實為便益

一疏通鬱滯臣竊惟和氣致祥乖氣召異自然之理也  
昔匹婦含冤三年亢旱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天人之  
理相為流通則夫人有鬱憤之情寧不有傷和氣而  
召災變乎照得近歲以來文職官員多有緣事降調

或以陳言或因小過或為豪右而排斥或被誣奏而  
陷害吹毛以求其疵洗垢而索其瘢於其迹雖若可  
罪原其心亦無非欲攄誠悃少圖萬一之報耳然一  
蒙降謫久未收復則其鬱滯豈直匹夫匹婦之比也  
伏望聖恩憫人才之有用念過失之可原乞勅吏部  
通將弘治六年以後欽蒙降調官員查照原擬應該  
復職者仍令復職以沛曠蕩之恩以全公平之體如  
此則凡在臣工豈不倍增感激之私圖盡報稱之力

鬱氣消而和氣臻矣

一寬免違限查得見行事例舉人告入監并監生願就  
教職考不中復監者俱除水程四十五日外仍除三  
箇月若患病有堪信文憑仍除三箇月過期者送問  
除遵行外夫謂之舉人入監指新未入監者而言若  
舊中已經坐監者不在其數謂之監生復監者指舊  
貢已入監者而言若新貢未曾入監者不在其數今  
告入監舉人不分舊中已曾坐監及願就教職考不

中復監監生不分新貢未曾入監但有過期一槩送問似與前例不合及查得除授官員赴任過違憑限半年之上方送問罪其舉人監生止許四月未免過嚴况各生違限到監坐班月日虛曠本監自與查算不得出身此與官員赴任不同而各生多係貧難遠方之人所帶盤纏有限一經送問贖罪價銀無從措辦尤為窘迫如蒙乞勅禮部議處合無今後新舊舉人并歲貢監生不分入監復監者過限違期但有患

病等項堪信文憑俱免送問仍行該監嚴查虛曠月  
日務要應該撥歷之日方准撥歷出身如無患病堪  
信文憑者止照官員赴任違限半年之上事例方與  
送問如此則法令適中賢才得所

一慎用將官臣竊惟將者兵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將  
官之設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臣等近聞大同總兵  
神英副總兵趙昺各以私怨互相攻訐頗瀆聖聰差  
官體勘未蒙定奪及宣府總兵官阮興又蒙取回別



用且大同宣府乃朝廷之北門而將官實司北門之鎖鑰者也方今邊圉未輯災異屢形而將官之重未盡得人如此萬一北寇聞風乘機侵犯為害非細有識寒心固宜早為區處不可視為泛常且聞各邊將官有缺多在京營選補但此等官員初到地方夷情不達邊務未諳一遇有警手足無措又安敢望其克敵制勝者乎乞勅該部通將各年各官公舉將材照例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并掌科道

官從公逐一評議原舉勘任主副將官其間或精通武藝或練達戎務或弓馬熟閑或韜畧諳曉或智謀過人或勇敢出衆宜用於北者北邊宣府大同遼東陝西等處地方有缺挨次奏補宜用於南者南方雲貴兩廣四川湖廣等處地方有缺以近就近挨次奏補其有不協公議及夤緣請托者俱令革退其有未經公舉及已舉未經評議者無得舉用至於京營將官未經行陳止可存留拱衛京師如此則南北將官

可異於得人而各邊地方可保無虞矣

一減省差遣照得針工巾帽二局每年奏差內臣四員  
前來南京取用麂皮等項物料經年動歲方纔回京  
每員取撥六百料馬船二隻暫座共用船八隻每船  
一月索取貼幫銀五兩一年之間約取銀四百八十  
兩及至起程每船又要脫幫銀五兩夫甲貧難辦納  
不前百般辱打隨船什物因而強搬怨嗟之聲聞者  
不忍誠使減此官則減此船減此船則無此害况南

京針工局遞年常有起運物料如蒙乞勅各衙門今後取用前項麂皮等項物料免差在京內臣就行守備太監督令南京針工并巾帽局依數造辦選差的當官一員起運管送仍照例會官裝扛務要十分滿載不許多占船隻及夫甲非理凌虐索取財物如有故違許科道并兵部委官指實具奏禁治庶幾害可除事亦不廢

一禁約取索照得南京馬快船專備裝載官物之用近

年以來差使浩繁駕船夫甲橫被管運內外人員索詐艱苦不可名狀姑以為害最甚者言之如南京內官監年例該運黑沙洲蘆柴計把不啻千萬占差六百料馬船共一十六隻隨船水夫約五六百人每年蘆柴就派水夫各自砍斫裝載管押官每船一隻要銀二三十兩水夫貧難多將月糧賣贖方免捶楚及交柴之際管場官又行索取每柴一束要錢一文柴滿千萬則錢亦千萬錢不敷者百般刁難及照南京

內官監等四衙門裝運蕪湖抽分廠板枋用馬船三十餘隻南京中運都督府裝運爛泥洲等處蘆柴用馬船十隻管押人員往往效尤逼迫人夫因而逃竄數多船隻廢壞職此之由如蒙乞勅兵部查例嚴加禁約今後管押等官敢有仍前索詐許令巡江御史密切訪察叅奏拿問以示警戒被害之人亦許指實陳告其蘆柴每年照數斫裝交納就行管理抽分御史臨場驗收如此則夫船不累裝運無悞

一慎重刑獄臣竊惟刑以輔治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本諸此而為治者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是刑不可以不慎也然則司刑獄者當存心以仁恕持法以公平庶幾刑不至於濫寃矣臣等嘗見兩京法司推問輕重罪犯悉發大理寺審錄情罪相當者評允施行情不當罪者駁回再問如此可謂慎於用刑矣而常有稱寃不服罪囚其在外諸司問理刑獄秉公持正而刑罰

得中者固有其人中間有等矯情干譽之徒不能體  
皇上重愛民命之意以苛暴為能事以刻剝為盡職  
讞獄之際視人命如草芥煅煉成獄問擬斬絞罪名  
監候呈詳或有詞未明或稱冤不服恐其反異不便  
及未成獄囚犯一槩輒令獄卒多方致死殊不知古  
人用刑罪疑惟輕之意冤枉所係誠可哀憐上干和  
氣致生災變未有不由於此及法司奏行差官前去  
各處審錄重囚往往圖得便道過家不及致詳刑獄



雖有審錄之名實為虛應故事如蒙伏望聖明擴天  
地好生之德體日月照察之明特勅法司凡遇差官  
審錄弗徇私情務要南方刑獄擬差北方官員北方  
刑獄擬差南方官員其於審錄之際仍要留心詳審  
勿拘成案情真罪當者監候奏請處決其間情有可  
矜罪有可疑及情法不相當者具緊關略節緣由奏  
請區處其原問官員果有故出入人罪者依律坐以  
故出故入之罪如失出入人罪者坐以失出失入之

罪如此庶在外問刑官員少知慎刑之意不行慘刻之科而刑獄亦得以清冤抑亦得以雪人心和悅而災異消弭矣

一查明禁例竊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謂法制禁令即今之律例是也然非政有定體何以刑得其平當此萬國同文之時豈有兩京異政之理南京祖宗根本重治山陵宮闕俱存而曲禁周防乃政務所當急者如南京內官監於皇城四門守衛官軍內每門日撥

軍一百名看守打掃及南京司苑局日撥金吾後衛  
府軍後衛上直官軍一百名在東西二園栽種又孝  
陵神宮監太監等官燒用柴薪俱是給與軍人票帖  
前去攔牲門外拾取又以免差使為名收斂軍人銅  
錢以此旗軍人等効力公所者數少乘機私役者過  
多至此事發法司理問為因近年在京皇城各門并  
長陵等陵一切禁例多不行移南京衙門知會以致  
各該監局查報之時往往援引遠年事例如內官監

則曰宣德年間奏奉額設司苑局則曰洪武及宣德  
年間差撥存留孝陵神宮監所燒柴薪則曰本監與  
南京浣衣局內官吏堂官長隨內使先年舊例俱在  
本山手扳脚踢拾取燒用所歛軍錢則曰買辦薑種  
及進用蒜頭山藥芋苗用盡此等體例俱無的確年  
月亦無原奉旨意全文有無虛實無所考証黃緣影  
射為弊日滋以致山陵之嚴宮闕之禁失之太疎而  
防微杜漸之計漫不知警於茲災異之臻若復無所

省究豈宜然哉况在京皇城各門并長陵等陵事體  
既與南京相同則夫凡百禁例亦當與南京無異理  
須歸一人易遵守如蒙乞勅法司通查在京近年奏  
准見行事例比與南京門禁相同者備行南京法司  
一體遵行仍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叅贊官并南京兵  
部轉行南京各該監局軍衛務查前項原奉洪武永  
樂宣德等年間欽依及奏行事例的確全文俱從兵  
部法司將與在京見行禁例通併叅詳若係出於一

時權宜自當遵依近例為當明白奏請著為成法頒行南京如有違犯據憑論斷其有仍將遠年不明事例朦朧搪塞者宜從法司徑自叅究施行如此則兩京無異政衆心有定守而陵闕益尊嚴矣

一申明舊例照得先該南京總督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奏稱南京無藉軍民人等稱為跟子名色迎接納糧人等跟送歇家哄誘銀兩買囑官攢人等通同作弊犯該滿貫徒罪以上就於倉場前枷號三箇月滿日

照色攬坑陷納戶事例發邊遠充軍等因具奏該戶部會議得前項跟子歇家滿貫徒流以上枷號一箇月常例發落節該奉憲宗皇帝聖旨禁革驅騙這件還准他每說欽此欽遵通行外後該欽奏詔書已將前項新行條例革罷近該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王軾具奏明白戶部議擬前項跟子歇家滿貫徒罪以上仍照前例枷號三箇月連當房妻小發邊遠充軍職官有犯奏請定奪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

外臣等看得事體貴合人情法令在得中道各司府州縣納戶初到南京不能熟知道路未免尋人指引別無官房住歇未免尋討歇家此人情所不能無者查得見行事例攬納之人坑陷納戶及打攬倉場虛出通關者止問充軍不曾枷號今跟子歇家止是曬晾駝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比之攬納作弊輕重不同既枷號三月又發遣充軍法令似乎過中以致近年納戶往往倉前露卧人家不容安歇一入歇



家輒被哄嚇受害多端近該法司問擬又皆拘執前  
例或連引情輕人犯俱問枷號充軍遠近稱冤有傷  
和氣合無今後南京法司如遇跟子歇家有犯指稱  
官吏名色騙財物滿貫與坑陷納戶限外不完及  
通同官攢虛出通關者俱照原擬事例問罪充軍免  
其枷號若止因曬晾駝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值  
財物至滿貫者枷號一箇月與不滿貫者俱依律問  
罪照依常例發落如此則刑罰平而和氣應矣

一減造軍器臣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為成造而財力費於無用尤不可不量為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遞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十餘件收貯南京成字庫聽候應用誠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戎寇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弊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牛黃牛白硝麂襍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

毛勦角箭竹襍木約二千七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  
青油漆魚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料動以千百  
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僱工銀二千  
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尅減工  
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  
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週悉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  
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各  
鏽爛誠恐一時行軍卒要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

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五十餘萬件頗勾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為始減半成造誠為得宜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止仍將戌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用者如法安置曬晾不堪者揆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於各庫會有糧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

半事例成造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為有用  
矣

一量停造作臣竊惟上之供用有缺固不得不徵取於  
下下之財力有限亦不得不赴愬於上蓋下有餘力  
則上無不足之患而上或過取則下有不勝之憂此  
皆國用之所急民情之所切者皆不可不詳思而慎  
處之也查得本部先於弘治十年十一月內該南京  
內官監揭帖一件為欽依起運急缺供用物件事該

太監李廣奏取生漆桐油肥皂各二十萬斤銀硃各三萬斤分派應天等府辦納續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瓦罈雨罩共一萬九千八百箇雙鐵鎖九千二百把單榜紙三萬一千六百張黃蠟白麵桐油等項共一千六百餘斤又於本月內准本監揭帖一件欽依成造急缺供用物件事亦該太監李廣奏取硃紅漆戲金雲龍黃銅火罩等件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副箇除該監通行南京丁字庫等衙門將會有銀硃黃

熟銅生漆金箔木炭等料共六十萬五十二斤塊徑  
行外將會無生漆銀二硃等料共二十一萬九千五  
百餘斤根塊亦行應天府鋪行估計支給天財庫錢  
鈔買辦及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木匣鎖鑰黃氈黃  
紅綿布綿花套桐油木杠雨罩等項共六千八百九  
十餘件黃單榜黃白中夾紙四萬八百五十張至弘  
治十一年八月准南京兵仗局揭帖一件上用供用  
物件并軍器等項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

穆等奉欽依成造上用象牙鵜鴿頭翎彈弓等件八  
百件供用竹竿綿紫魚叉等件共一萬五千八百四  
十件該局料計見有生銅等料一萬五千七百六斤  
南京中字庫關支闊白錦布等料共二十九萬八千  
七百七十七斤龍江瓦屑填二抽分竹木局關支  
煤炭木炭等料共六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斤  
塊應天府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青紵絲絨線象牙  
銅鐵油漆等料共七十萬一千四百四十二斤塊本



月內又准工部咨為成造神器事該署兵仗局事內  
官監太監楊穆等題奉欽依成造各銅將等件共二  
萬二千六百九十箇把坐派蘇松等府買辦水黃牛  
等皮九千五百三十張應天府支給官錢買辦魚線  
膠紅熟銅油灰黃丹黃麻等料共一十四萬五千四  
百餘斤等因節行到部除欽遵坐派成造外臣等切  
詳各監局成造上用供用器皿物件誠為浩繁然天  
下司府州縣歲辦皮張油漆銅鐵銀二硃等料亦為

不少必須量入為出以次成造方可使國用不缺民  
力不困今一年數月之間各起坐派前項物料動輒  
數十百萬非惟府庫錢糧支給不敷且使小民出辦  
何以能堪况應天府係南京根本重地而蘇松等府  
尤百萬京師仰給之處又兼連年災傷薄收公私俱  
困豈得恣然不加撫恤其鋪行買辦名雖關支內庫  
錢鈔給還但納料關價出入各門禁及該庫俱要財  
物打點使用及至闕出錢鈔又多爛鈔低錢俱不堪

使用以此往往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不能賠償又如  
各府州縣大户解納生漆桐油銀二硃紙劄等料俱  
有原裝盛箱桶等項却又剋下另行本部重造尤為  
煩費似此假公營私傷財害民誠有傷國體上干和  
氣之甚者如蒙乞勅該部通將前項原坐派供應物  
料器皿等件逐項查審將緊急缺用者再行奏請行  
下催趲成造先行解納其可緩者暫即停止今後在  
京各監局若有奏行成造器皿等項工部務要查看

先後酌量緩急另行奏請行下無得并於一年一月之間致使所司倉猝無措仍行南京成造監局衙門該用物料務要會同該部及科道官嚴督各作匠役人等從公估計如某器皿合用某物料若干及將造完要行裝盛亦要估計某物若干用某樣箱桶并鎖鑰扛索氈片各若干通估明白相應方許將會行者各庫局關支會無者行有司買辦不許各該衙門止憑作頭人等朦朧多估輒行關支買辦其解戶納

料鋪行關支錢鈔亦要科道官從公隨即收放不許刁難指要財物及各司府州縣解納油漆銀硃等料若有原來箱桶等件不許又行重造致費工料如此庶上用之供應可以不缺下之財亦無妄費而民困或得少蘇矣

一遵復舊制照得山東臨清州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處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

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為能事以嚴刻為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當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船隻往返過期者指為罪狀輒加科罰客商資本稍多者

稱為殷富又行勸借有本課該銀十兩科罰勸借至二十兩者少有不從輕則痛行笞責重則坐以他事連船拆毀客商船戶號哭水次見者輿憐夫增課為國雖有稱聚猶是有名其科罰勸借者或倚稱修理公廨或倚稱打造坐船率皆借名入已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為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棄業此豈祖宗設關通商足國

裕民之初意哉伏願聖明俯察民隱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舊制仍勅鎮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悅怨氣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一裁抑侵剋竊惟抑末固為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國之術苟使官司肆為侵剋遂致道路漸成愁怨傷和召沴豈王政之所宜哉照得舊制天下商賈輳集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



大勝港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  
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分取二者取之至輕用  
之有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於浙江  
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隸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差  
遣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複抽稅而其人賢否  
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已能不恤侵剋以為  
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槩任意勸借  
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已難保必無

及照龍江大勝港抽分例有內官兼管此因洪武永樂年間許令就於抽分內取鈔三十貫以為茶果食用今乃借此為名百法巧取如杉楠板每塊籌二根取銀二錢四分柴炭百斤籌一根取銀三分四釐計籌取錢漫無紀極通計春夏有水船多時每人約得銀六七百兩秋冬水落之時亦不下一二百兩因此抽分重大遂至客商阻絕及至各工所關領竹木等料又被索取起籌出廠等錢展轉刁難不肯從公

放支月益歲增為害無已如蒙乞勅工部轉行各處  
抽分官員務要奉公守法律已便人不必以剋下奉  
上為能但當以稱物平施為務其曾經抽分去處給  
與執照不許重複抽分仍乞勅南京守備太監今後  
差撥抽分內官止照舊數無得過多仍要嚴加禁約  
不許似前計籌取索財物及縱容家人伴當在彼生  
事其各工所關支物料明文至日即便放支不許刁  
難若踵前弊無所悛改悉聽管理抽分監察御史等

官徑自叅奏究問施行如此則侵剋之弊可以少除而愁怨之聲可以少弭矣

一防革宿弊照得禮部所收惟藥材及歷日紙劄二件藥材係湖廣江西福建等布政司所屬并應天府所屬州縣解納歷日紙劄係浙江布政司所屬并直隸府州縣解納遞年解到本部俱發太醫院并欽天監上納今訪得各院監堂上并屬官少肯守法每收各項藥材紙劄多般刁難或本堪中而捏作不堪或不

收本色而指收折色或以一倍而收數倍甚至通同攬納之人多取價利指以修理為名罰要銀兩以致經旬累月不得完納解人受害合無今後遇有解到前項藥材紙劄聽本部委官前去公同監院官員陸續監收但驗堪中不拘土產即便照數收受不許刁難折納及取罰等項完就出實收付解人繳結如委官扶同容縱不行舉正者本部叅究庶前弊少革解戶可甦

一祛除民病竊惟方今民病非止一端臣等不能周知姑舉耳目所聞見為民病之大者言之如均徭下戶先年存留不編差役本為優恤小民近年州縣官員不體此心往往槩追銀兩每糧一石人一丁有追銀一兩者糧至千石丁至百口則追至千百兩以一州一縣二年三年計之不知通追丁糧銀該幾千萬兩如囚犯紙劄先年官司問囚有罪之人方追紙劄以備公用今則不分有罪無罪或狀批老人亭亦照名

數追徵且不收本色俱追價銀一狀有十名則追紙價十分有百名則追紙價百分以一月一歲千人萬人計之不知道追紙價銀該幾百千兩及先年犯法之人只是依律問斷今之官司既問本等罪名又法外加刑濫罰少者三五十兩多者一二百兩若罰至百人千人又不知其數幾何及至盜取各項銀兩或名為轉辦科差或指為預備賑濟或花為修理造作之類殊不知俱係虛作之數其實侵欺入已也其間

亦有被人告發因無卷案簿籍可查以致上司難於考究况聞遠近一律倣倣成風夫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今貪官百計誅求若此民何以堪乞勅該部衙門計議合無通行天下巡撫巡按官嚴加禁約司府州縣官員今後有均徭去處照舊優恤下戶不許追徵銀兩若編剩戶內果有頗過之家亦要盡其一年轉編不許遺留以啓貪官侵剋其有罪囚犯止許官司追徵本等紙劄除公用外按季類解本管上司



支銷不許將無罪之人及老人亭檠追紙價及犯法之人官司一依律例問斷亦不許法外加刑濫罰銀兩敢有故違似前或追下戶剩戶銀兩或追紙價銀兩或罰犯人銀兩事發俱以贓論縱不入已亦當從重問革庶貪官知懼良民獲安

一懲戒奸貪竊惟十羊九牧則必生紛擾之患羣狼牧羊又曷逃啗噬之逼故奸貪之害不少為祛除則瘡痍之民殆未易甦息也照得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

州運納南京糧米及一應客商軍民人等船隻率皆經由龍江關進入本關設有內官守把及各布政司府州解納一應錢糧俱送南京內府承運等庫收貯各庫亦設有內官兼管但近年為因守備官員奏討內官前來數多以致添撥各處管事者亦多各官不思朝廷錢糧為重人民艱難可憫所在之處多帶家人伴當勢如狼虎船隻往來者不分竹木柴炭糧食襍貨甚至裝載灰糞之微亦要過關財物必克所欲

方容船隻出入錢糧進納者雖經戶工二部各司掌  
印官員辨驗堪中印封送庫亦且百方刁難不肯收  
受各照數目需索銀兩至將解戶吊綁墩鎖苦害不  
堪重而布絹錢鈔輕而絲綿蜜蠟無物不然必滿所  
欲方與會官收受及照東安西安二門守門內外官  
軍人等乘機為害每遇錢糧進入輒便攔當或將解  
戶趕逐或將脚子趕打遲留一日二日有之為害千  
萬百計不已以致解戶負累揭借錢物累年不得完

結及得批單回家債主又復逼取傾家蕩產苦害無辜此皆奸貪顯迹所宜量為懲戒如蒙乞勅南京守備太監將守關管庫內官中間果有淳謹守法不肯生事者止照舊額存留近年新添冗官及生事害人者盡行革去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害人其守門官軍有犯或被害之人告發宜從監守科道官員徑自叅究施行如此則關津無阻輸納易完人心和暢而天意昭格矣

癸巳封事

謝鐸

具官臣某謹奏為講學圖治事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羅璟并臣鐸二十員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者除欽遵外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百世之

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踊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恒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越越前却不敢無因冒越以至今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

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盈於上羣臣奔走仰成於下  
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  
漸夏者秋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  
勿憂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盖不如是則無以保其  
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  
求賢臣如泰之九二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  
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  
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

摘句間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  
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  
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  
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為君子而不能用知其  
為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  
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  
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  
文武之所以為知為仁為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



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  
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  
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若  
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  
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  
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  
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  
知也玄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疾能而不能去

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  
蕭望之之寃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若是者今其治亂  
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  
武熙積襲因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  
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  
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自若飭官  
司也而汚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疲弊益以極減省有  
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

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  
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讞覆之案而  
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  
誠不足知之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  
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  
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  
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  
一或有妨乎已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

有碍乎已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知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啟沃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

隨則前所謂積襲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  
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無失如唐虞三代  
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臣狂瞽  
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辨者未必不以  
為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古往反復究思要之至理  
竊惟治造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  
此舍此而欲別為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  
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為

之勢操大可為之權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牽制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實聖心一轉移間耳夫何難之有哉伏惟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為責不以未信為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某始乎狂妄為此幸不即罪已棄而焚之矣既十年偶讀曾南豐論孔光焚藁事謂必焚之使後世不見

藁之是非必其過常在於君而美常在於已也其可  
乎哉且光之為是亦庸知其言不果出於邪而故焚  
之以蓋已之奸以惑於後世者乎予用是懼乃從官  
府案牘中掇拾其舊以存用志吾過且以彰吾君之  
美於億千萬載而不忘也成化十八年秋八月某謹  
識

奏止奉送神像疏

馬文升

查得近該御用監太監王瑞等奏稱欽蒙差往湖廣江

西等處公幹合用黃快船六十隻帶去官舍勇士匠八十六員名乞要應付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除照例應付及詢討船之人俱言往武當山送玄帝神像近又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聖旨朕弟汝王之國凡一應合行的事該衙門便照例開具來說欽此除欽遵施行外近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丘天祐奏稱直隸池州等府貴池等縣地方五月十一日起十三日止驟雨連綿山水泛漲勢約三丈渰死男婦二百六十一名



口漂流居民房屋一千九百餘間臣又聞河南山東南  
北直隸遼東山西自七月以來天降驟雨平地水深數  
尺漫倒城垣沒澆田禾自通州直抵湖廣江河兩岸無  
處不被水災而河南黃河之水為害尤甚各處秋田必  
無所收況今陝西北敵在套勢甚猖獗未見勦平勞及  
三省民不聊生而東北諸邊亦未寧靜湖貴苗夷倡亂  
方且用兵此正天下多事之秋也仰惟皇上奉送玄帝  
神像於武當山固是為國為民祈福之意而神亦以好

生憫物為心臣巡按湖廣親詣本山看得宮殿雄麗神像尊嚴此皆我太宗文皇帝所造其制度規模無以復加矣皇上若欲奉送神像使時年豐稔邊方無事不甚勞傷且猶不可况今天下水旱虫蝗邊方用兵親王之國民困財竭之際而乃有此舉甚非所宜恐神亦不安而福亦不降矣欽命內臣并帶去官員如此之多所過去處該用人夫動輒數千差去官員因為安靜終是勞傷况自京城至於通州道路泥濘人馬難行尤為不便

臣累荷列聖莫大之恩叨官五十餘年幸蒙皇上委任  
隆重職掌兵戎官居保傅責在輔弼使天下之人竊議  
當此多事之秋而為此可已之事誠恐後世史必書之  
臣若不懇切為皇上言之是孤眷遇之恩勉留之意則  
臣負國之罪將何所逭哉伏望皇上憫念生靈察臣愚  
忠將前神像暫且停送候年時豐稔邊方寧靜民困少  
蘇之日差官送去亦不為晚倘納臣言宗社幸甚天下  
幸甚弘治十四年七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欽依卿所

言具見忠愛但事既舉行難以中止差去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擾人已有勅嚴加戒諭了該衙門知道欽此

地震陳言疏

馬文升

查得近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忠奏稱據西安并長安等縣申稱弘治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申時分忽然地震有聲從東北起響向西南而去動搖軍民房屋本日酉時分復響有聲如前至次日寅時又響如前又據本

府朝邑縣申本年正月初一日并初二日寅時地震聲響如雷自西南起將本縣城樓堞口并各衙門倉監等房及槩縣軍民房屋震搖倒塌共五千四百八十五間壓死大小男女一百七十名口壓傷九十四名口壓死頭畜三百九十一頭隻及縣東北正東南地方安昌八里一十九處遍地竅眼湧出水深淺不等泛流震開裂縫長約一二丈者四五丈者湧出溢流良久方止察家堡嚴伯村等四處湧出幾流成河不時動搖自本日起至

十五日尚震未息人民驚惶四散逃避高阜去處搭菴  
存住等因隨據延安慶陽二府及直隸潼關等衛各申  
稱所屬州縣與前長安等縣同時地震聲勢相同具奏  
該禮部抄出及訪河南河南府靈寶等縣亦各地震如  
前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  
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  
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將  
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况朝邑縣

南近華嶽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潼關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為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况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鄰番寇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正月朔日地震而北敵十五日擁衆入寇榆林是則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除痛加修省外照得即今北敵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首領和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來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

堡燒燬草束而用兵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  
小若不使之大遭挫敗遠遁陰山或自相讐殺部落離  
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力藉我之  
技巧恐為中國之大患也仰惟陛下宵旰憂勞勵精圖  
治雖古帝王亦不過是宜其兩儀奠位四夷賓服今陝  
西地震如此其異非常是皆天心仁愛陛下故示此以  
警告之欲其早為修省而保洪圖於億萬斯年也今海  
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



武嬉奢靡成風北寇猖獗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奏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碍之地遵聖祖之訓每清晨視朝法列聖之規日奏事二次今敵住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官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存其餘

力以備二邊飛輓之急仍乞勅翰林院撰寫祭文禮部  
奏請差官賫捧香帛前去陝西致祭西嶽華山西鎮吳  
山之神更乞勅陝西巡撫都御史將被震倒塌房屋及  
壓死壓傷軍民之家量給銀若干兩以為賑恤埋葬之  
資及將所屬一應不急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之方  
悉從舉行猶須操練軍馬修理城池務使地方寧靜軍  
民獲安內治既修則北敵不足畏矣臣荷國厚恩五十  
餘年官居保傅職掌兵戎國家安危實同休戚觀茲變

異無任憂惶伏望陛下察臣愚衷憫臣勞瘁前項所陳  
一一俯賜施行則臣安享厚祿不為覷顏而陛下言聽  
計從亦不虛負累次勉留溫切之詔矣弘治十四年二  
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欽依覽奏具見忠愛之意視  
朝奏事朕自加省織造絨褐內官便取回其餘都准行  
該衙門知道欽此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升

竊惟自古聖帝明王英君誼辟莫不以仁民為首務蓋

以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係焉成周以農事開國以仁愛養民故傳世三十雖有五伯之強而猶知尊周炎漢去古未遠以仁厚育民故歷年四百雖有中衰之禍而旋復舊物此皆以仁政得民心之深而民仰戴不忘之效也繼而隋唐趙宋其君有始雖勵精圖治躬行節儉而鮮克有終者仁政不能久施於宋而又有突厥吐蕃契丹之患兵戈不息民不聊生卒致傾危而不可救此仁政不能久結於民心之驗也載在史冊昭然可考

下逮殘元前主中國荼毒生靈仁政全無固不足言矣  
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殘元奄有天下拳拳以愛民  
為本懇懇以憂世為念驗田取賦十一而稅凡有買辦  
免其徵納未嘗輕歛於民永為定制故民之感恩淪於  
肌膚浹於骨髓得民之心實有同於三代萬萬年之國  
祚蓋已基於此矣列聖相承咸遵是道但自正統十四  
年承平日久兵政廢弛浙江葉宗流福建鄧茂七廣東  
黃蕭養嘯聚於南方敵人額森等侵犯乎京師自此天

下多事而民漸凋憊矣肆惟皇上即位之初崇尚節儉  
尤切愛民內府各衙門供用之物俱定有中數雖光祿  
寺奉上之物亦蒙御批而取是以節儉之德傳播天下  
仁厚之政繼述祖宗近年以來為因北寇犯邊內府成  
造軍火器械等項及百工技藝之人添之酒飯所以內  
府各衙門派出物料牲口數多况又該用一倍而派三  
四倍者不分會有會無年年派出無有止息該部依數  
分派有司照數追徵懼獲稽遲之罪定立均徭之名有

一大縣一年派銀五六千兩者三四千兩者至小州縣亦派銀數百餘兩而糧草驛站京班皂隸砍柴擡柴夫役收買備用馬足該銀不下數百萬兩不在均徭數內俱係小民膏脂前派者未完後派者復至加以宗藩位多冗官太濫俸祿等項及起運京儲邊糧之外存收糧米所餘無幾凡百買辦俱係民供其視祖宗之時大有不同以此小民窮困已極怨聲盈途皇上深居九重何由得知臣詢之天下至京方面官員并各該鄉官仕於

京者皆以買辦頻繁均徭出銀累民爲言大戕邦本實由於茲况今兩廣江西盜賊生發良善受害浙江湖廣等布政司及應天府并南直隸各府州縣俱有水旱災傷民多缺食荷蒙皇上欽命憲臣前去巡視及勅巡撫等官用心賑濟愛民之仁無以加矣若節年所派物料不許斟酌蠲免有司懼罪嚴刑追徵是所賑者少而所徵者多欲民之不逃亡胡可得乎蓋自古民安則思治民困則思亂和氣則致祥沴氣則召異此理勢之自然



也今徭稅既重災傷荐臻武備衰弱倉廩空虛盜賊充斥而災異迭見於此之時若不溥施恩與少蘇困憊誠恐缺食之民奸宄之徒乘隙嘯聚處處蜂起卒難撲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憂莫重於是蓋恩貴預施患在早弭故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實有天下者所當深慮也伏望皇上以社稷為重以斯民為念乞勅戶禮兵工四部各查自弘治元年起至十六年止節次派出浙江等十三

布政并應天順天二府及南北直隸府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菓品及兵部見追節年虧欠倒失馬疋草場等項銀兩并成造解京軍器與夫一應物料已未完數目備查明白徑自具奏一總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從長計處某物料合當蠲免某物料合暫停止某物料果係急用作何買辦凡可以節財裕民久遠良規議處停當上請聖裁如此庶恩惠溥施而得仁政之本民困少蘇而免意外

之虞臣叨列六卿之首忝任三孤之職責在上輔君德  
下安黎庶永固皇圖安如磐石此心之存死而後已今  
聞茲民患若不以古今治亂係民休戚懇切為皇上言  
之早為消弭萬一貽患地方則臣負國之罪將何所辭  
伏乞聖明俯賜施行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弘治十六年  
十一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

名臣經濟錄卷七